



*The Last Kind  
Words Saloon*

# 遗言酒馆

[美] 拉里·麦克默特里 著

Larry McMurtry

王改华 译

普利策文学奖  
《孤独鸽》的姊妹篇

2014年美国首次出版  
国内首个中译本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*The Last Kind  
Words Saloon*

遗言酒馆

[美] 拉里·麦克默特里 著

Larry McMurtry

王改华 译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遗言酒馆 / (美) 麦克默特里著; 王改华译. —  
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5. 12  
书名原文: The Last Kind Words Saloon  
ISBN 978-7-201-09984-2

I. ①遗… II. ①麦… 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79664 号

---

THE LAST KIND WORDS SALOON  
Copyright © 2014, Larry McMurtry  
All rights reserved  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 02-2015-189

## 遗言酒馆

YIYAN JIUGUAN

[美] 拉里·麦克默特里著 王改华译

出版人 黄 沛  
责任编辑 韩玉霞  
特约编辑 杨 轶  
装帧设计 汤 磊

---

出版发行 天津人民出版社  
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: 300051  
邮购电话 (022)23332469  
网 址 <http://www.tjrmcbs.com>  
电子信箱 [tjrmcbs@126.com](mailto:tjrmcbs@126.com)

制版印刷 高教社(天津)印务有限公司  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 
印 张 4  
字 数 80 千字  
版次印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
定 价 26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
如发现图书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邮购部联系调换

## 译者前言

《遗言酒馆》是美国久负盛名的小说家、散文家、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获得者拉里·麦克默特里先生于2014年出版的新作。与他的代表作《孤独鸽》一样，本书讲述了当年发生在美国神秘的“大西部”蛮荒平原上的故事。作者奇巧地创造了“长草镇”“墓碑镇”“遗言酒馆”这些小镇与酒馆名，在赞扬当年缺少法律法规的美国准州执法人怀亚特·厄普兄弟的同时，穿插描绘了当年梦想开拓这些蛮荒地区的牧人与粗狂的牛仔，投资拓荒的英国富豪与身份特殊的漂亮女子，仇杀当年前来拓荒西部的白人的印第安人，以及当地的暴徒。

拉里·麦克默特里的名著《孤独鸽》获得了1986年美国普利策文学奖。《遗言酒馆》是《孤独鸽》的姊妹篇。作家以编剧家的笔法、情景剧的形式撰写了这部中篇小说。全书以独到的白描的人物对话叙述故事，行文言简意赅，人物对话纯朴、凝练。细细品读中，人物与故事情节犹如画面展现在读者面前。

## 目 录

长草镇 / 1

墓碑镇 / 93

内莉的访问 / 117



## 长草镇



# 1

一顶棕色窄檐毡帽在长草镇街上跳滚，大概是被三月的大风吹落。

“这是费斯顿医生的帽子，大概是在制作一只假肢时掉落的。”怀亚特说。

“要不就是在对过兰花酒馆私通时，被风吹出窗外。”道克提示道。

“未必……这些时日，只有像你这样富有的牙医才去得起兰花酒馆。”

道克抽出手枪，瞄准帽子，却没开枪。

“人为什么非要选择牙医的职业？”怀亚特不屑道。

“哦，主要是设备成本低嘛，仅需把镊子，难拔时用凿子。”道克答道。

有关凿子的话立刻引来怀亚特的白眼。他总是难于被取悦。

“抱歉我提到它。可我们就坐在这儿看着好心的医生的帽子被风吹走？”他问。

一只乌鸦飞过头顶，道克朝它开了两枪，却没击中。

怀亚特上街捡回帽子。

对面兰花酒馆一个小阳台上出来一个穿紫色睡袍、披散着浓密黑发的高个女子。

“是圣萨巴！她怎么样？”道克问。

“我不时常惦记她，我唯一能应对的女子是杰西，却也不



能百分之百应对得了。你为什么要问这事？”怀亚特不屑地反问道。

“聊聊嘛，别像个哑巴。镇子里唯有兰花酒馆有妓院，说是你若能把那玩意儿挺出一英尺长，该死的，你就能免费。”

“见鬼，我挺不出，你也未必。说点别的不好吗？”

这时，从镇南边空旷的原野里传来一阵微弱的声音。

“今天大概会有一群牛从得克萨斯赶来，你的左轮手枪在哪儿？”道克问。

“大概在吧台后面吧。平时随身带它太重，遇麻烦时我通常会跟威尔斯·法戈或某人借枪。”

“巴特·马斯特森说你是西部杰出的神枪手，能射杀四百英尺外的一只郊狼。”

“见鬼，离那么远我甚至都看不清，除非把郊狼染成红色。巴特不能设法让自己变得自信，拿我吹嘘。”

“那你能离多远射中一个胖子？”道克继续问，坚持想要不接他话茬的怀亚特开口。

他们看见远处拼命往长草镇跑来的骑者们的身影。

“这些牛仔大概赶了个把月的牛，渴望威士忌与妓女。”道克说。

这时，随着一声刺耳长鸣，从东边驶来一列火车。火车有两节客车和一节守车，其余多半是空车厢。火车进站后，从客车上下来一个清瘦的拎包男青年。

“看那个穿着讲究的哥儿们，我想知道他白齿的状况。”道克乐道。

“道克，你现在最好不要去拔游客的白齿吧。”怀亚特说，再次为这位牙医单纯的提议白了他一眼。

火车继续南去，隆隆声逐渐减弱，不一会儿完全消失了。

“牛大概闻到水的味道了，它们在朝河对岸涌来。妓女们有睡觉的营生了。”道克说，

“你如果有二十颗珍珠，至少该给杰西一两颗吧？”他又问。

怀亚特没搭茬，心想，道克理应明白，自己妻子对服饰的兴趣不是他管的事。

站台上停着一列华美的紫色的专列，看上去特别显眼。拎包的消瘦青年调整了一下状态，毅然迈上街道。

“我想知道这列华美的紫色专列上乘坐的是什么人。这样豪华的专列停在这儿可是件稀罕事。”道克说。

他朝南瞥了一眼，见有两个骑者跑来。怀亚特也看到了。

“啊哈，是查理·古德奈特和他的黑人助手赶来了。”道克说。

“是他。听说他现在陷在莫贝特尔镇的吵闹中。”怀亚特说。

“听说那黑人是个杰出的牛仔，能出色地处理牛群踩踏事件。”

这时，滚落在街上的圆顶毡帽的主人费斯顿医生从兰花酒馆中走出来，却一个嘴啃泥摔倒在街上。

“我猜圣萨巴迷上了这位医生。女人就是古怪。”怀亚特自语道。

不等道克开口评论，圣萨巴从“兰花”出来，慢步朝火车站台走去。下车的青年立刻朝她举帽子打招呼，她却没予理睬，也没关注趴在地上的医生，甚至没扫一眼“遗言酒馆”招

牌下面门廊里注视她的两个男人，而是径直走到紫色列车前，敲敲车厢门。她立即被人拉进车厢里。

“嘿，真该死。”道克咕哝道。

他的同伴依然默不作声。

## 2

查理·古德奈特少有诙谐，可酒吧门上悬挂的古怪招牌却让他停下脚步，好奇地端量起来。

“若是我的一个牛仔把你这块招牌射个洞，我也不吃惊。”他说。

“何时，查理？”怀亚特问。

“等牛入圈后。”

“不就是不久前在平原上赶的那群牛吗？在呼啸的暴风雪天里赶牛多没意思。三月份多半是暴风雪呼啸的时日呀。”道克说。

“不管有没有暴风雪，赶牛群都不是件趣事，可火车又开不到我的牧场那儿，那我只得赶它们来这儿了。你的外科医生就为我赶来趴在街上？果真是他的话，他烘烤过我的屁股，可打那以后，我旅行就舒适得多了。”

“这儿还有好多可以信赖的牙医呢。”道克立刻对他指明。

“下次再说吧。我欣赏这块招牌，尽管不知道它的用意。”古德奈特说。

“这是我哥哥沃伦的酒馆。我也不大理解他这招牌的用

意。”怀亚特说。

他们谈话时，古德奈特的黑人工头博斯·伊科尔德看见一条大牛蛇，在门廊里爬行。在平原闯荡的这些年里，他学会了几手，其中之一就是知道怎样抓住蛇的尾巴。但见他一下子抓住大蛇的尾巴，像甩套索般把它在头顶旋了几圈，之后把它抛在街对面安全的地方。

“他就像条敏捷的响尾蛇。”古德奈特夸赞道。

“可蛇有时也会攻击人，我不能击中一条攻击人的蛇。”博斯谦虚道。

“我也不能。倘若有头野牛的话，我大概可以制服它。”怀亚特也自谦道。

“我们在这儿聊一天是赚不到一分钱的。看见有人走出那列涂成紫色的列车了吗？”古德奈特问道。

“没有，倒是看见有人进去了。是那位可爱的圣萨巴。”道克说。

“好，我必须得去参加这场聚会了。”古德奈特说着跳下马，把缰绳递给博斯。博斯牵它去马房。

“你是怎么知道他们邀请你的，查理？”怀亚特惊愕地问道——尽管没理由惊愕。

查理·古德奈特满腹心事地缓步踏上街道，去与平原上最漂亮的妓女和一位乘坐豪华专列旅行的富人会面。长草镇的街上不是每天能看到车厢喷涂着华贵紫色的私人列车的。

“真该死。”道克再次困惑地咕哝道。

“说是查理·古德奈特脾性暴躁，甚至近于鲁莽。”怀亚特对道克说。

“你说他怎么？”道克不解地问。

“我说他性情火爆。你该清一下你的耳朵了！”

“我听的太多，可你有时说话滑稽。”道克抗议道。

“瞧，查理把费斯顿医生扶起来了。他无疑感激这位外科医生，因为医生现在能让他正常地坐在马鞍上了。如此的治疗方法是要惹麻烦的呀。”

“想来那位富有的家伙真是个大牛主，查理绝不会单为把牛圈入这儿的圈栏把它们一直赶来这儿。”道克说。

古德奈特也没理睬那个拎包青年，而是径直敲豪华车厢的门。门立刻打开，一个高个身影随即把他拉入。

车门关上前，怀亚特和道克瞥见了圣萨巴。

“我说呢，今天一大早就有些不寻常么。”怀亚特自语道。

回应拎包青年的招呼时，道克也听到了远处的吵闹声。

“早上好，先生们，我是比利·皮平，一名记者。可以指点我找到镇里报社或附近一所公寓吗？我得先落实我的落脚处。”

“你最好在辛苦前先弄清楚你是否在合适的地方吧。这儿是长草镇，它位于堪萨斯与新墨西哥之间，也有人说它在得克萨斯。这取决于你头脑中的得克萨斯的范围。”道克答道。

年轻的比利·皮平似乎被道克的话弄得晕头转向。

“事实是长草镇没有报社，因为它根本就没有新闻。这儿确实鲜有新闻，孩子。”怀亚特说。

“会有的。古德奈特和厄恩勋爵即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牧场的合作伙伴。我是《芝加哥论坛报》的记者，我相信会整理出个新闻来的。我要找台电报机发报。”

“哦，要找电报机就去对面的丽塔布兰卡吧。只要你能忍受操作它的那位女子。我可不能。”怀亚特说。

“你是说考特莱特小姐吧？就是她鼓动我来这儿的呀！”比利·皮平说。

“内莉·考特莱特开口说话即可剥掉篱笆上的油漆。”道克答道。

比利·皮平好像被击败，转而问道：“丽塔布兰卡离这儿远吗？”

“步行太远，你若有钱就租辆四轮马车吧。”怀亚特建议。

“不，不，我没钱。我只是赶来这儿报道这次合作。你知道，这可是英国地主与得克萨斯牧场主合作的大事呀！”

这时，他们吃惊地看见圣萨巴迈出车厢，手臂上栖息着四只鸽子。她把它们一一放飞。

两只向东飞去，两只向南飞去。

“是信鸽，厄恩勋爵真要对外发布消息了。”比利·皮平说道。

“用鸽子传播新闻！”

“该死的鸟会飞向哪儿？”

“大概一组飞往堪萨斯城，一组飞往沃尔斯堡吧。”比利说。

“老鹰会抓走它们中的一只的。为什么要发往这两处？”这时博斯走上来问道。

“我从不认为一只鸽子能找到去沃尔斯堡的路。我不信它会！”怀亚特说。

“此外，圣萨巴是怎么认识这个大佬的？”道克问。他总爱打听漂亮女人的行迹。

“她是大佬从一个苏丹手中买来的。他们说她依然是个处女。我的老板要我落实这件事。”

“一个什么？”道克说，以为听错了。有多少处女会花费精力在平原这儿开办妓院？

他们继续谈论时，从南边传来的嘈杂声已经近在耳旁。

“大概是牛仔们把牛赶入圈栏后跑来了。”博斯说。

怀亚特终于来了精神：“我得去叫醒妻子，她是长草镇最好的酒保！”

“给我来杯棕榈酒吧。”可不等道克说完，怀亚特早已走入遗言酒馆里了。

#### 4

“你只让我调酒，好在下午休闲时跟踪我……”杰西抱怨道。

“还有早上与午夜呢。再说这也不会让你那点可怜的教育荒废嘛。”怀亚特答道。

“堪萨斯城酒保学校算不上什么教育。”杰西反驳道，为无法与丈夫沟通恼怒。可是，往往在她接连抱怨三四次后，

就会挨他耳光，甚至遭他一两次毒打，从而在待在酒吧的大部分时间里，她一直小心翼翼地用吧台隔开自己和丈夫。怀亚特个头不算高，无法隔着吧台打到她，可她知道他想对她发狠。有两次，她为看他忍耐的极限，把他逼得攥紧拳头，把她打得摊开双手，躺倒在床上。可她还是要想方设法惹他发火，因为把酒瓶里的威士忌倒入杯子里实在无聊，她就是蓄意找茬，要怀亚特弥补他的过失。她只想控制住他，否则他就会躲在别的酒吧喝酒，让她好几天见不着他。

怀亚特拥有枪手的声誉，却让她困惑不解，因为就她所知，他从未杀过人。当她问及此事时，他回答说没必要杀人，也绝不会杀人。可杰西疑虑，他迟早会在某天因什么事大开杀戒的。她认为怀亚特强硬，而他哥哥摩根和沃吉尔却不那样，尽管他们才是镇里真正的执法者。摩根通常任治安官，沃吉尔是副警长。可不管谁是执法者，真正执法的人却是怀亚特，虽说他从未被镇里录用，更不用说当选了。

“让我给怀亚特投票？不可能，傻瓜才投他的票。”当杰西逼道克为怀亚特投票时，他这样拒绝道。

“他们会投你的票，对吧？”她诘问道。杰西爱道克，却知道他持重。

“我若在乎引诱他们选择我时，会有人投我的票的。可没有让我想参选的地方，所以还是回到牌桌上吧。怀亚特认为我是美国最好的扑克玩家，你呢？”

杰西想就这么一直与道克聊下去，以便他把持不住，正中她下怀，那样，他就是她的人了，管什么怀亚特不怀亚特的。

“女人，女人，女人，你为什么想要做让怀亚特·厄普杀



你的事？”

“想看他是否有感觉，是否在意我。”

“你能不能不琢磨能引发枪战的事？”

“我想跟怀亚特说会儿话，他都不理睬我，只知道带着他那支小猎枪去街上喝酒。”

“这是他对武器的选择。得把喝含酒精饮料闹事的牛仔们投入牢房。怀亚特一直帮助沃吉尔重击他们，把他们拖入牢房。”道克说。

“你还知道你没提供多少帮助的事？”杰西挖苦道。道克自是正襟危坐，直视前方。杰西觉得没意思，便走开了。

## 5

“我被宦官们养育。后宫里有五十多个宦官的，古德奈特先生。”圣萨巴对古德奈特说。

两人边聊着边看厄恩勋爵在一个洗脚盆里泡脚。

“保持脚的清洁很有必要。许多疾病祸起于脚。”勋爵说。

“有五十多个宦官？”古德奈特惊异道。

“我母亲曾经是一位玫瑰妾，在后宫的地位非常高，却因为一天拒绝了苏丹，被弄瞎眼睛，缝在一个袋子里，从悬崖上扔下波斯普鲁斯海峡。在苏丹插手前我一直保持着处女身，并幸运地被本尼<sup>①</sup>大叔买到手。”

---

① 本尼·厄恩，即厄恩勋爵。——译者注